

# 徐樹錚遇害秘辛

吳國柄

## 徐樹錚與我終篇

### 徐專使談中國問題

徐樹錚專使說：「我們快到中國了，我可以憑我的經驗告訴你一些中國的情形。」專使對我愛護備至，又愛弟弟之才，想兩家成爲親家，所以對我無話不談。

他說：「中國不像歐洲那樣單純。歐美的人民對事不對人；中國對人不對事，兩人好時，錯的說成對；兩人不和時，對的說成錯。」我說：「這是文化的關係，我們缺少科學。因爲科學對就是對，錯就是錯。也是一是一、二是二。」

「中國立國以孔孟學說爲中心，孔孟學說第一次爲秦始皇打倒，第二次爲共產邪說打倒。革命以後，人民依靠的學說沒有了，民間流傳的是些小說，如三國演義。這些書關係中國太大了。因爲四書五經道理深，人民不易懂。而三國演義每人都看的懂。你看過三國演義沒有？」我回答：「這本書和我的意志不合，聽我的朋友說，這本書勾心鬥角，表現不合作，所以沒看。」專使說：「幸好你沒看，中國內戰的一些人大多不

識字，識字的只看三國演義，勾心鬥角，重用親戚，才造成今天這種局面。我想以武力剷除這幫人，但力量太小了。

「我有一次失敗逃到北京，在北京沒有發展，所以要出北京，但後面有人跟蹤，一出去他們就要刺殺我，唯一的方法是離開北京到天津。逃跑用明的走不行，就想了個辦法，利用晚上逃到日本兵營，住在那兒，想從日本兵營坐火車到天津。我的親人替我出了個主意，買了一個大籐箱，我先試了一下進不去，最後用胎兒在母親肚裏的辦法試，結果可以進得去。又找個德國人把這個籐箱送到車上，在天津有人接。這個主意拿定後，立刻實行。那時中國沒有治外法權，所以外國人帶的行李、箱子不受檢查，一定可以安全通過。

「有天早晨，全部準備妥當要離開日本兵營，有個很有力的日本兵背著箱子放在人力車上，德國人也在車上，直到前門車站，再把行李放在行李車上，由脚漢送到頭等火車。過了一會，外邊有人對我說安全地到火車上，於是我安然地在裏面打坐，每一站都有人告訴我，到那裏了。

「車子到廊房車站，外邊的人告訴我到了廊房，想起廊房是從前和敵人作戰的地方，現在在箱子裏過廊房車站，等於是階下囚，心裏難過的掉下眼淚。（廊房車站後爲專使被刺之地。）車子抵達天津車站，那兒有人接應，把箱子送到天津的公館，平安的到達。你和我做事，勝敗是兵家常事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拿出在廊房的精神。」說到這，船上的人請我們到餐廳吃飯。以上是專使對我最後的訓話。

### 回到上海再去杭州

在船上，有上海的代表、徐專使的舊部，在日本歡迎專使，也同在船上，因此同伴更多了。從日本到上海這段水程風平浪靜。

清早抵達上海碼頭，船靠近碼頭，看見碼頭上有很多人，秩序比歐美碼頭的秩序差多了。我招呼行李，在日本丟了一件，其他國家都沒丟。歡迎的人當中有一個人叫我不靠近專使，跟在後邊走。因爲我是副官長怕專使找我，所以不敢離開太遠。有人叫我把行李交給他，我問專使可

不可以交給他？專使回答可以。

專使坐上車，不知到那裏去？我們隨行李一同到滄洲旅館。旅館在英租界，樣子很新式。我在房間睡覺，做了一個夢，醒來覺得非常不舒服，到餐廳喝咖啡，順便看看其他隨員在什麼地方，他們都在休息。

中午，張振聲告訴我，專使住在他的會館，叫我一直去見專使，專使見了我們，叫我們休息，有人請吃飯。在一個人家裏吃酒席。自此以後，專使一天到晚都很忙，我們在旅館待命。

晚上，商會請專使及隨員看中國戲。我在歐洲待久了，覺得中國人太不乾淨，心裏很不愉快，心想自己也是中國人，要把中國搞乾淨。看完戲，專使對我們說：「放三天假，你們看看上海。」回去後，孫仲堯說：「明天請你們到我家吃午飯。」他告訴我們住址，坐上洋車就可到達。

次日，我們到孫公館，看見孫太太，吃完飯回旅館。下午逛上海，雇了一部汽車繞上海市區一周，看見房子都是木頭的，人多的很。又到先施、永安兩大百貨公司去看，和我五、六年前看的，絲毫沒變還是老樣子，沒有進步。

在店舖的窗戶看櫥窗，回頭看見一個二十多歲的歐洲女人站在我旁邊，我和她點個頭，兩人就聊起來。她是德國人，跟一個韓國學生到上海，英文說的還可以，這個韓國學生把她帶到上海就回韓國去，有信來但人一直沒來，她怕日本人為難她丈夫，約我到她住的旅館看看。她住在一間中國式樓上的小房間裏，把她丈夫寫的信給我，我安慰她叫她不要著急，幫她起稿子寫信給

她的先生。

她沒錢，吃飯成了問題，我給她十塊美金，叫她儉省的過，她問：「十塊美金用完，我丈夫沒來怎麼辦？」我說：「你到英國巡房報告經過的情形。」她不知巡房在那，我又帶她去看。她說：「一個人在上海，語言不通好痛苦。」我說：「我要到北京去。」「你能把住址給我嗎？」「可以。必要時你可以教我德文。」

三天假過後到徐公館，沒見到專使。有天，專使通知我，叫我陪他到杭州西湖去。

早晨，和專使坐火車到杭州，下了火車轉乘汽車到號稱「五省聯軍總司令」孫傳芳總司令的別墅，別墅在西湖邊是個優雅的地方，三層樓的房子，有很多的衛士，我們就住在這裏。專使和孫傳芳在談話，我則到處走走。

十二點吃中飯，有三桌，專使和孫傳芳一桌。專使叫我站起來介紹我和大家認識，他們鼓掌舉杯祝我學術成功。孫傳芳說：「將來新中國，靠少年後起之後你有這麼好的學問，又隨專使考察各國，我向你道喜。」說完，舉杯慶祝我學成歸國。

飯後，專使問：「這裏你來過沒有？」我說：「沒有。」專使說：「你到處看看，在四點鐘前回來，我派人帶你去。」一位秘書和兩名衛兵，四人坐汽車遊杭州，不到三點就逛完杭州，秘書說：「我們找個地方休息。」他帶我到高級的妓院吃茶，看見很多漂亮的女人。秘書沒到過歐洲，叫我講巴黎的情形，問我巴黎有沒有妓院？「我對他說：「巴黎有公娼和私娼。」三點半，

坐車回孫總司令的行館。

孫總司令和專使帶著便衣隨從，走不遠到西湖邊上，有一艘船等在那，三人上船，專使和孫總司令坐在中艙，我在前艙，船夫在後面，船划了一個多鐘頭到岳飛墓。

專使站在我旁邊對我說：「這是岳飛的墳墓，旁邊的鐵像是秦檜，跪在墓旁。」我看秦檜身旁盡是尿，問：「怎麼這樣多尿？」「他是壞蛋，全國的人都看不起他，所以對他洒尿。岳飛的母親在岳飛的背上刺「精忠報國」四字，你懂不懂它的含意？」我回答：「懂。」「你說說看。」

我說：「用最赤誠的心報效國家。專使對我這麼好，我一定盡心報達專使的知遇之恩。」孫總司令聽了很高興的說：「這不像留學生嗎？太好了。」專使說：「他的弟弟在美國學政治、經濟，學問很好。吳少校學工程。我打算把女兒嫁給他的弟弟。」孫總司令說：「太好了，人才難得。」三人在墓前停留了一會欣賞風景，就上船。

### 徐樹錚孫傳芳晤談

參觀岳王墓後上船，專使和孫總司令談話，因為距離很近，他們說的話聽的很清楚。孫總司令問專使：「你這次考察帶多少人？」

「帶了十幾個人，但是到了巴黎一個都沒用。」

「怎麼回事？」孫總司令問。

「我在國內時，挑的都是和外國人有來往的，那知他們到了巴黎全成了啞巴、聾子，不敢出門，穿的衣服也和巴黎的不同。因此，我和巴黎

公使商量向各國要人才，通英、法語，向巴黎借一位秘書汪子長，人長的其貌不揚。華盛頓找了一位秘書朱佛定，法國留學生懂法語，外表不錯。另外在法國有位留學生四、五十歲少年白頭，能寫但不能說，也請他當秘書。

「關於英文方面，本以為在上海洋行工作的翁克齋能說也不行。於是調倫敦公使館的秘書薛學海，他是袁世凱的女婿，人長的很漂亮，江蘇吳錫人，帶著妻子同來。另外帶的副官也不行，所以在法國沒有考察，先要把專使團人員配齊，了解歐洲的情形，等待新人的到來。」

「歐洲參觀的主要是工廠和軍隊，從巴黎和華盛頓調來的人都不懂工程，也沒有軍人，所以副官長缺人。」孫總司令說：「在這種情形下，考察怎麼辦？」專使說：「我想找個大學畢業，學工程懂三國語言文字的人。聽說留學生監督有名冊，但此人刻扣學生的學費而被撤銷。只好通知各國公使館報告，德國、法國有畢業生學工程，但只懂留學國的文字。只有英、法兩國報告的吳國柄懂英、法文，是英國皇家工程師。」

「我到英國後，這個學生還沒到英國，只好瞎闖。到了倫敦立刻要他們找吳國柄，他來見我的那天正是我請客，要離開英國的前一天，他穿著大禮服，精神抖擻的來見我，我問他懂幾國語言、文字？他說懂英、法文。我立刻叫他當翻譯，翻的相當好，這就是吳少校。」

孫總司令問：「他怎會是軍人呢？」專使說：「他是將門之子，父親是陸軍部教育司司長，日本士官學校的學生。」孫總司令說：「我認識

。」專使叫我喊孫總司令「老伯」，專使說：「除了看工廠外，他也是副官長。」

「這一路考察，他表現的太好了，不但工作好而且會跳舞，在舞會上和皇后、總統夫人跳，代表我做外交的應酬，為國爭光不少，我在歐洲只找到一個吳國柄。」孫總司令說：「良馬遇伯樂，你好好的跟隨徐專使，將來前程遠大。」

專使又說：「我想在美國找個學政治、經濟的畢業生回國重用他。就出個題目。『美國那種政治合宜中國？那種政治不適合中國？』叫美國公使館通知學生寫信應徵。我到紐約的第二天，公使館送來四封應徵信，四個人當中僅吳國柄一人寫的很好，我當時就問吳國柄：『是不是我昨天見到的那個吳國柄，你的弟弟？』他回答：『是的』。吳國柄寫的文章不但文字好，內容也好，這是真正的人才，我打算把女兒嫁給他。」

孫總司令問我不是湖北人嗎？我說是。孫總司令說：「唯楚有才，你父親太幸運了，有兩個這麼好的兒子。」船到了西湖最有名的一家館子吃魚，後跟隨專使、孫總司令同行館，在那住了一個晚上。

次日參觀廟宇，廟裏的主持出來招待我們，我們在廟裏燒香。晚上回行館吃晚飯，九點多坐專車回上海到孫總司令的官邸。十一點，送專使回公館，我回旅館翻譯電報是馮玉祥打來的，他歡迎專使回國，請專使坐火車到北京不要坐船，他會沿途加以保護。我看電報很重要，親自送去，專使看了沒作聲叫我回旅館休息。

## 乘船到津準備婚禮

十二月十九日乘順天輪到天津，航行中風平浪靜。離威海衛不遠，英國海軍在那演習，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海軍演習，在海上豎立圍杆、假船用礮射擊。

二十三日抵達天津，徐專使的老部下早有佈置，專使叫我找輛專車回北京。我要到津奉鐵路局，那時的鐵路局車務處副處長，他是美國留學生，看我身穿巴黎做的軍衣很漂亮，就跟我講英文，我也用英文回答，他很快地替我找到一列專車。我回旅館通知其他隨員上車，想請專使上車，他們說：

「專使早就離開了。」  
一下車，看見一個女人穿綠色的皮大衣，向我招手。我想她一定是汪小姐，走進一看果然是她。

那時到車站接我們的有段執政手下的人員，我我把專使的行李交給他，我看見褚哲文也在那裏，就放心的把行李交給他們，他們告訴我們專使住在無量大人胡同王宅，專使今天很忙不辦公，你們可以回家三天。

汪小姐到車站接我一起回家，我一進門看見父母和汪府的人，表哥、四叔、舅舅朱和全家搬到廣東當石井兵工廠的廠長，大家見面很高興，我向他們行軍禮，他們看我長的很好，非常的喜悅。家裏和我出國前一樣，絲毫沒有改變。父親兼軍界代表，有汽車代步。

談到結婚日期，母親說日子已經看好了，定

於陽曆十二月三十一日，地點在錢糧胡同福壽樓。本想請專使當證婚人，怕專使名氣太大，恐發生意外，所以不敢請他，請蔣作賓當證婚人，問我同意否？我看大家都很高興，怕我說不同意讓大家都難過，就答應好，同意十二月三十一日結婚。

父親準備了歡迎酒席，又佈置了新房，房子沒變，只是加以模糊。房子是前清貴族住的直公府，建築雖經過一百多年，仍很結實，又加上整理過，所以都很好。大家談到晚上十二點多才散。

### 段祺瑞的北京盛宴

我到無量大人胡同王宅見徐專使，他問家裏的人喜不喜歡你？我把回家的情形說給他聽，他告訴我二十五日見段祺瑞執政，文官穿大禮服，武官穿軍衣佩劍，叫我通知他們二十五日九點在無量大人胡同王宅集合。

二十五日早上九點坐車到總統府，門口有軍樂隊迎接，大禮官引導我們進入大廳，稍事休息，大禮官說段執政出來了，叫我們去謁見他。

參見的禮節和見外國元首一樣。專使領我們進入，段執政穿軍服，專使率領我們向段執政敬禮。專使說：「這次奉命考察歐美、日本各國，沿途有電報稟告，現考察完畢回來復命。」把我們這些隨員一一介紹給段執政，介紹我的時候說：「這是我在歐洲得到的一個人才，學工程的在英國得到皇家工程師，又在比國烏格瑞 Ougre 鋼鐵廠實習，是歐洲公使館挑選出來最優良的學生。他家是軍人世家，所以懂得軍事，尤其考察

歐洲戰場時很內行，所以補升為陸軍工兵少校。他父親在陸軍部做事，是執政的部下。」執政聽了很高興，又向我點了好幾個頭，說：「好，好。」禮畢，回到無量大人胡同王宅，看到段執政的請帖，請我們全體晚上七點到總統府吃飯，專使叫我們先回家休息，晚上五點多在這裏會合同赴宴。

五點多，我們集合在無量大人胡同王宅，專使著軍衣，我們穿文官大禮服。冬天很冷，本地人都穿皮大衣，但我們剛從歐洲回來沒有禦寒裝備，所以我穿上父親的皮大衣。

進到屋內，裏面的設備很好有洋爐子，所以脫下大衣。我穿的是巴黎做的衣服，引起很多人的注目。那天，參加的有總統府全體閣員及大官。我們在國外已經習慣這種隆重的宴會，因此表現的特別有禮、莊重，他們都很看重我們。

歐美這類的宴會都是站著，每個人拿一杯酒，相互談話。在中國則不同，大家圍住方桌坐在椅子上談。我出國時很年青，而且五、六年沒回國，所以見了很多陌生的面孔。他們看我年青有精神，都問我的父親是誰？我說出父親的名字，他們都知道。跟他們談過話，皆認為我是一個很好的青年。他們官大、年紀也大，又認識家父，所以我都喊他們「老伯」。

七點正，禮官宣布國宴開始，請專使入座，共有五桌。段執政那天沒來，由國務總理代表。專使和一些大官們坐一桌，隨員每桌一位，其他的人按桌上的名字入座。大家入座後，國務總理演說歡迎專使回國，說辭不長但很精彩，說完舉

杯慶祝專使考察成功，大家都站起來，等大家坐下，專使致答辭，謙恭有禮，舉杯謝謝段執政派他出國考察。他所到之國皆用國禮招待，呈遞國書後，設宴款待並有舞會助興。以前國家派員出國，除了前清有五大臣出洋考察，頗受各國歡迎，但沒有舞會。

專使說：「這次我出國得到一個很好的隨員——吳國柄少校，他是英國留學生，得到英國皇家工程師的學位，在比國學鋼鐵，並且到過非洲，能說法語，是從法、英、比三國學生名冊上挑選的。他是將門之子，考察歐洲大戰場時，得以實地觀察戰蹟，所以我升他為陸軍工兵少校，派他為副官長，跟隨着我考察、檢閱軍隊，表現良好。」

「尤其，每次國宴後的舞會，按照歐美的習慣，皇后、公主、總統夫人都要和我跳舞以表親切，我令吳少校代表我陪她們跳舞，舞藝很高，為各國貴婦歡迎。所以，這次考察，我帶的隨員陣容整齊，都是些留學的博學之士，精通外國語言，宣達執政對友邦的善意，增強邦交，不辱使命，這是我最高興的。現在請吳少校起來和各位認識，這是我們中國第一個少年軍官在國外的舞會，為國爭光。」我站起來後，全體鼓掌，國務總理及全體閣員舉杯為我慶賀，叫我努力工作，將來前程遠大。我感謝他的好意。

大家吃呀、喝呀到九點散會，我們隨專使到無量大人胡同，專使問我什麼時候結婚？我說：「十二月三十一日。」專使叫我結婚前帶新娘子去看他。

次日(二十九日)九點多,我和汪小姐兩人同往無量大人胡同。專使剛起床,我覺得他的個子好矮,不像以前那樣雄壯,兩眼無神。汪小姐向專使鞠躬,專使說:「你嫁了個好丈夫,我向專使道喜。」汪小姐謝謝專使。專使說:「今晚我要坐夜車到天津,你要結婚不能跟我一起走,休息一個禮拜後到上海寫考察的報告。」坐了一會,兩人辭行出了王宅。

### 晴天霹靂徐氏遇害

三十日早晨,接到段茂瀾打來的電話說:「昨晚徐專使被人暗殺了。」我問:「在那兒被殺?」在火車上,專使的侍衛到廊房車站準備把屍體運回北京。「我聽了難過的哭了。父親聽到這個消息我今天不要出門,告訴佣人如果有人找我,說我在外國沒回來。我問父親什麼原因?他說:「我到陸軍部回來後再說,你不要出門。」

三十一日是我結婚的日子,父母和汪府早就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了。我請了二位伴郎——王愼名、段茂瀾。那天早上十點多,三人坐馬車到錢糧胡同福壽堂。

那天天氣很好,不過是冬天所以很冷。我穿文大禮服,他們也是一樣,三人在客廳等著。十一點多,花馬車由惜薪司二十一號駕到這裏,有二個伴娘,由蔣作賓中將證婚。行完禮後入席吃飯,賓客都是父親的朋友,席開八桌。吃完飯,坐馬車回家,地下舖有紅布,兩人下車進入堂屋向祖宗行禮,父母行禮,入洞房。

洞房在左邊的新裱糊的房子,因為天氣很冷

,家裏用洋爐子取暖。說到洋爐子,這是革命後的產物。南方人到了北方受不住冷,用洋爐子取暖,有煙囪將煙排出非常的衛生。在洋爐子之前,北京用白爐子,用白色的泥沙巴做成燒煤球,這種煤礦叫白煤。煙味重,不衛生,常常燻死人,所以除佣人外都用洋爐子。

婚後,感到最不方便的是廁所。在歐洲、上海都用抽水馬桶,但北京還沒進步到那種地步,原因是自來水在冬天都凍結了,水箱的水結成冰,把馬桶、水管都凍破,就是有钱也無法裝。家家戶戶用兩種方法解決問題,富有的人家用馬桶,普通人家用糞坑,廁所敞開,冬天還馬馬虎虎,到了夏天蚊子多,讓人受不了。

另外,洗澡用很小的木頭盆子,從前當學生時無所謂,現在在歐洲呆了這麼久,覺得非常不方便。想起舅舅以前的外國太太,不習慣家裏用木盆子洗澡,常跑到六國飯店去洗澡。

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一日,徐專使逝世了。我娶個媳婦過新年,父親放假三天,全家都在家裏。

三天後,父親到陸軍部,回來後談到專使被刺的經過:遠在天津時,有天專使叫陝西督軍陸建章去見他,在花園裏把他殺了。陸建章的兒子陸承武報仇,馮玉祥是陸建章的外甥,所以馮玉祥計劃派人殺專使。

二十九日晚上,專使大搖大擺的坐專車出北京,專使的部下宋子陽派褚哲文帶五百名手槍手當專使的衛隊。那知馮玉祥預備的車子沒有窗戶,天氣冷又沒有窗戶,所以褚哲文和軍士都在車

廂裏,專使在前面車廂。

火車到豐台車站時,停了一會倒車,專使的車廂被車頭拖在前面,衛隊的車在後面慢慢的跟着。和專使的車拉開了,五百名手槍隊繳械了。馮玉祥的部下,北京警備司令鹿鍾麟,下令給廊房車站站長,說如果把專使的專車放走,要殺他的頭。並派軍隊把廊房到天津的軌道折了一里路,專使在車上根本不知道,車子繼續往前走,衛隊離專使車廂很遠,車到廊房停了下來。車停後,來了幾個軍人,張之江司令請專使去談話,專使說:「有話到車上談好了。」那時和專使同車的有薛學海、朱佛定、褚其祥,四個兵把專使拉下車,出了車站到遠附近學校的房子,其他的隨員也被押到學堂,專使叫他們不要害怕。

到學校的一間小房子,房裏沒有燈,天氣很冷,張之江派一位軍官叫士兵把專使的衣服脫了,專使看了沒有辦法,就嘆了兩聲氣,被拉出門外,打了二槍,專使就死了。室內還有薛學海,劊子手問:「還有幾個?」軍官回答說:「沒有了。」劊子手指著薛學海問:「這個人不殺嗎?」軍官說:「這個人不殺。」於是,把薛學海放了,同時拉到馬房。

馬房還有褚其祥、朱佛定,他們三人被關在馬房一個晚上,衣服也被拿走,叫他們寫自白書。馮玉祥下令專使的隨員都要殺,張之江求情只殺專使一個人,把其餘的人放了。

### 徐樹錚被害的原因

中國自從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推翻滿清以後

，人民認自由，軍人脫離政府的控制，爭權奪利，弄得全國大亂。

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成功，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。一九一八年俄國新政府得到歐戰的勝利品及賠償，又獲得美國的援助，才慢慢的恢復起來。俄國見中國內亂，想法子要把俄國共產主義送進中國。

一九一九年歐戰終了，各國都在重新建設、恢復國力，尤其是法國缺乏男人，男女比例為一：十七。我國的法國老留學生李石曾提倡勤工儉學，為北大校長蔡元培和交大教授吳稚暉所贊同，在報上鼓勵青年到法國勤工儉學，只要花點路費，到了法國就可以做工。於是，一些有志青年只籌點路費，就盲目的到歐洲勤工儉學，在歐洲通亞洲的最大口岸——馬賽登陸，陸續抵達的人數以千計，周恩來就是其中之一。

這些青年不通法文，不能說，不能聽，不能寫，李石曾、蔡元培、吳稚暉又沒和法國政府接洽，於是這些人在法國流盪，無屋可住、無書可讀，中國政府又無力照顧，為狀甚慘。俄國見這個情形對他們有利，把這些接到莫斯科，接受馬列主義的訓練，叫他們回國後赤化中國。

專使團考察歐美各國時，在德國，陸軍演習讓我們看，德軍官說他們假想的敵人是共產黨。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要和俄國共產黨作戰呢？我在英國求學時，沒聽說過共產黨的事情，所以對共產黨的主義、宣傳一概不知。專使來自中國，帶的兩個武官——褚其祥、孫仲堯也都不知道共產黨是怎麼回事？所以專使團的人，對這些勤工儉

學的學生到莫斯科的情形都不知道。

俄國把這些學生弄到手後，送回中國做赤化的工作，用滲透、顛覆……種種不正確的方法圖謀奪取政權。徐樹錚將軍想聯合歐美對抗日本的時候，正是俄國派學生回中國的時候。那時有個軍閥叫馮玉祥，夫人叫李德全是個共產黨員，馮玉祥有軍人的勢力，他在專使到俄國前曾到過俄國，俄國共產黨指示馮玉祥，叫他把回國的徐專使殺掉，否則徐專使是一個障礙。

徐樹錚回到上海，馮玉祥打電報請徐專使坐火車到北京，專使沒聽馮玉祥的話，坐輪船到天津，再轉到北京。足見專使已知馮玉祥會對他不

利。

專使抵達北京以後，見了段執政，專使離京時被暗殺。俄國下令馮玉祥殺徐專使及全體隨員，正巧徐樹錚殺過馮玉祥的舅舅陸建章，於是陸建章之子陸承武以「子報父仇」的名義把徐樹錚殺掉。俄國本意殺全體隨員，不讓中國復興，張之江求情只殺一人，其他的人沒有遇難。

上面的事是父親在陸軍部聽別人說的，父親聽說要殺全體隨員，把我的父親嚇壞了，不敢讓我知道，母親把很多文件及相片都燒了，幸好我的日記本一部分沒燒，才有詳細的資料寫這篇長文。

### 抗戰後方識馮玉祥

我在南開讀書時，每星期三校長召集全體學生訓話。張伯苓校長說：

「現在軍閥中有個基督將軍——馮玉祥，他率

領他的部隊信教。」因為張伯苓是個基督教徒，所以學校有青年的基督會。由於信教自由，所以當時也沒注意，不過張伯苓好像很贊揚他。

不久，馮玉祥逼宮把宣統趕出宮去，把原來的皇宮改成故宮博物館。因為宮內寶物很多，於是北京政府組成「清理故宮寶物委員會」，由北京各部門派員組成。先父是陸軍部派的委員，他回家對我們說：

「故宮的寶物多的很，不過馮玉祥逼宮時搶走很多。」以後，我常在報上看到馮玉祥倒戈的消息，成為我國內亂時期最活躍的分子之一。

我第一次見到馮玉祥是在重慶軍事委員會，委員長蔣公召集重慶主管軍官訓話，我是防空司令部的少將工程處長，也參與此會。會中，在我身旁站着一個高高壯壯的人，看他的樣子和在報上看到馮玉祥的樣子相同，又聽見有人喊他馮總司令，所以我知道他是馮玉祥。

第二次見到他是在重慶復興關（原名浮屠關，後來奉 蔣委員長指示改名為復興關）。

那次，蔣委員長召集高級軍官訓話，我是中央訓練團中將參事。我看見馮玉祥也參加了，我問段錫朋（五四運動時，北大學生會主席）：

「我旁邊這高個子是誰？」他回答是馮玉祥

以後我在報上得知徐道鄰（徐樹錚之三子）辭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委員會的職務，到軍事委員會告馮玉祥殺他的父親。軍事委員會以過了期限無效為由不受理。

在抗日戰事快結束前，我的學生余文豪開了

一家平原營造廠，包了重慶地方法院在斜台子的一座監獄工程。他把設計圖拿給我，我說：「土質不好不能建造，要用特別的方法才能鞏固房地基礎。其次是圖畫的不好，不合理。」他說：

「不能做要罰錢，所非以做不可。」因此，我和內子搬到工地，幫學生的忙替他監督。結果，監獄造好，我們造的沒倒，別人建的都倒了，是因爲圖樣設計錯誤。

那知在工地，天天看到馮玉祥在我們房子前的田地上散步，他邊走旁邊有人替他念報，因此馮玉祥就認識我，知道我是工程師，他說：

「我很喜歡工程師，因爲工程師是個專家、創造家。」

因爲這個關係，馮玉祥常到工地來，他的便衣副官也跟著來，所以大家很熟。有次，我們聊天提到馮玉祥的兒子，他們說：

「馮玉祥有個兒子，但不和他住一起。他的兒子是少爺派的花花公子，很有錢生活過的很舒服。不過，他要見馮玉祥時，先到一間茅屋，換上父親喜歡的布衣服，才去見馮玉祥，兩人見面沒多久，兒子就走了。」

馮玉祥的夫人李德全有時也會來看他，要是李德全留戀不走，馮玉祥就叫他的夫人走，李德全若還不肯走，馮玉祥就說：

「你不走，我就把房子燒掉。」所以李德全只好離開。

因爲馮玉祥常到工地，所以我去拜會他，他住的地方在工地山下的山窩子裏，是一座中國式

的瓦屋，房子周圍蓋有很多農棚，棚子裏住的都是農人打扮的便衣。我一進去，他就看見我，他說：

「創造家的工程師你來了，我很歡迎你，這房子是我自己設計的，你看怎麼樣？」我說：

「很好！很好！」那時我心想他是鬼計多端，把他殺了。

，倒戈大王，徐專使是他下令殺的，我幸免，所以不敢和他多談。坐了一會兒我告辭。不久，在重慶的報上看到馮玉祥在黑海俄國船上被炸死了。我想可能是俄國人看他他不忠，腦筋變化的太快，所以

### 中外雜誌的精華。大千世界的寫真

# 王成聖 等著 中外珍聞

第一、二集 合售二二〇元

第一集要目：王成聖：俠骨柔腸蔡松坡。開國珍聞。中外珍聞。綠林都督陸榮廷。王志恆：霧社事件面面觀。李逸儕：在吳佩孚空軍隊的回憶。梁子衡：人海萬花筒。張谷：詩人與總長。張樂陶：政海祕聞。鈕先銘：首都浩劫身歷記。楊森：爆竹一聲除舊、寶島春回憶瀘州。劉方矩：劊子手的下場。蔣君章：宋案真象。賴景瑚：何建和張治中、珍珠橋的懷念。錢歌川：博士古今談、男女之間。第二集要目：王道：九九日軍投降記。蔣君章：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。郭岐：南京大屠殺。趙宗鼎：憶戰時陪都重慶。褚問鵬：羅卓英揚威域外。費雲文：戴雨農與鄭介民。喬家才：張敬堯故都伏法等傑作二十餘萬言。一、二集合售一二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。